

San Zhi Er Duo Ting Yin Yue

# 三只耳朵听音乐

陈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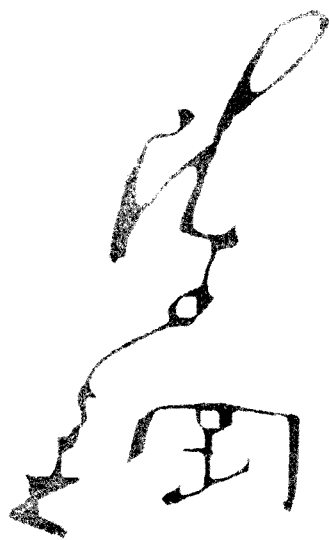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三只耳朵听音乐

SanZhiErDuoTingYinYue

陈钢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只耳朵听音乐/陈钢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06-4688-5

I.三… II.陈… III.音乐—文集 IV.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54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38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5.00 元

# 自序

“你的弓不会只有一根弦的，只要你愿意去找到那根弦。”卡耐基如是说。他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世界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欧利·布尔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音乐会，他那只把小提琴上的A弦突然断了，可是欧利·布尔就用另外三根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卡耐基意味深长地说：“这不仅是生活，这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的胜利！”

人生是一曲长歌，它是由弓弦相撞、迸发而生的生命火花编织成的乐章。通常，人们只惯于运弓演奏自己熟悉的那根“A弦”——作家爬格子，作曲家爬五线谱。我爬了几十年的五线谱，长歌短吟，驰骋万里；但在遭遇“弦外之音”想要抒发时，却又觉得五线谱不够用了——那就得另找几张稿纸来爬格子。不过，对于我来说，“格子”如同“六线谱”——一张加了线的五线谱；行文也宛似作曲，即在文学中寻找音乐的对应……

情是艺术的命根子，无情不成曲，无情不成书；艺术家又大凡都是些多情、痴情的情种。1981年访美时，我特地送给小提琴大师斯特恩一幅摘自《乐记》经典名言的条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音乐如此，文学当也如此。对于我来说，“文”与“曲”都不是“作”出来，而是流出来、倒出来、喊出来、哭出来和爆发出来的——它们全是情感所驱、兴感所至的产儿，就像刘鄂说的：“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和郁达夫说的：“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那样，情是艺的命脉与灵魂。文学，是我音乐的补充，也是我那根“A弦”之外的另一根发出奇声绝响的弦。这根弦斑斓绚丽，丰富多彩；它不仅可以用音符倾诉心曲那样，用语言文字载述那些真实又揪心的往事，展现生活的波澜，就像一首首抒情的浪漫曲和激越的交响曲；也可像谐谑曲一

般，嬉笑怒骂，变调夸张。在这根弦上，我发现了一个与音乐同样宽广的表情天地，此时，“格子”似乎霍地破纸而出，跳上了五线谱，谱写出一曲曲“无音乐”，发出那咯咯作响的“文字音响”……

行文如作曲。乐曲是感情流的波影，而“随笔只凭兴感的联络求得。”（许钦文）我写文章纯属“无序操作”和“无规则游戏”——偶有所感，就兴笔乱涂。先是将最想写的、不吐不快的萌动和触机记下，然后顺势而下，铺陈展开，一遍遍地写，一遍遍地改。其实，此法乃取自日本作家小泉八云也！他一再强调：“最要紧的是先写最得意的部分。层次无关宏旨而且碍事。得意的部分写得好，无形中便得到许多鼓励，其他连属部分的意思也就自然逐一就绪了。”他还说：“这样的工作都是自生自长的。如果第一次我就要想做得车成马就，结果必定不同。我只想思想自己去生发，去结晶。”我非常欣赏他提倡的“自生自长”和“自己去生发，去结晶。”当然，结构、节奏和色彩还是要讲究的。我常温习“散文不散”，头尾要“夺目勾魂”（李渔），用字遣句要“冗繁削尽留清瘦”（郑板桥）的古训；更牢记我们作曲时常循的法规——由“点”而及“线”与“面”。我这是“点睛画龙”，而不是“画龙点睛”；是作为文学票友的作曲家的“文章作法”。

最后，特别要感谢先父的挚友——丁聪叔叔为我的书名题画。他真是“永远的小丁”——从那从不涂颜料而闪闪发亮的一头黑发，到那八十未泯的童心与笑舞天下的画笔，都是“小丁”的写照。一次在黄苗子、郁风、冯亦代、黄宗英诸位大家面前，他向他们介绍我说：“此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促狭！”此番话真是羞煞我也！论文章，我只能跻身于“票友”行列；评为人，我倒还是挺厚道的。只是耳朵比别人多了一只——不论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还是现代音乐，只要是好音乐我就全爱听！这叫“三只耳朵听音乐”。同样，我的“弦”也比别人多几根，即或我那根作曲的“A弦”不断，我也照常会将心曲按在“文学弦”上奏鸣。因为，“这不仅是生活，这比生活更可贵——这是一次生命的胜利！”

1996年3月于上海

# 目录

自序 .....	001
三只耳朵听音乐 .....	002
关于“耳朵”的补白 .....	007
三个“洋”老头 .....	010
三个“土”老头 .....	014
经典贺绿汀 .....	018
“老龙头”画像 .....	022
梅兰芳与《月光奏鸣曲》 .....	028
李四光的第五道光 .....	030
钢琴家的脚 .....	034
张大了嘴的帕瓦罗蒂 .....	039
“土耳其琵琶”与“牛仔京剧” .....	043
命运在敲窗 .....	047

马勒救了我 .....	051
大王落难 .....	056
音乐就在你心中 .....	061
我就是王昭君 .....	064
“盲星”与“哑星” .....	074
挡不住的流行 .....	078
黑色浪漫曲 .....	081
喝彩 .....	088
绝唱 .....	092
母亲教我的歌 .....	104
唱不尽的夜来香 .....	121
访美乐讯 .....	133
美国歌剧界“二瞥” .....	151
北大很大 .....	156
“情商重于智商” .....	159
步入乐境 .....	163
视听艺术之间的通感 .....	172
文化不会老 .....	178
一个绞弦的女人 .....	191
后记 .....	195





# 三只耳朵听音乐

**第**一次去香港时，偶然打开《明报》，忽地从报格子  
里跳出四个黑字：“要问陈钢！”这是香港大名鼎鼎的鬼才、狂生（歌曲《我的中国心》的词作者）写的一篇短文的题目。他问道，你爸爸陈歌辛是流行音乐的一代宗师，你又是音乐学院的堂堂教授，那么，我倒想问问，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有何关系，老子对儿子又有什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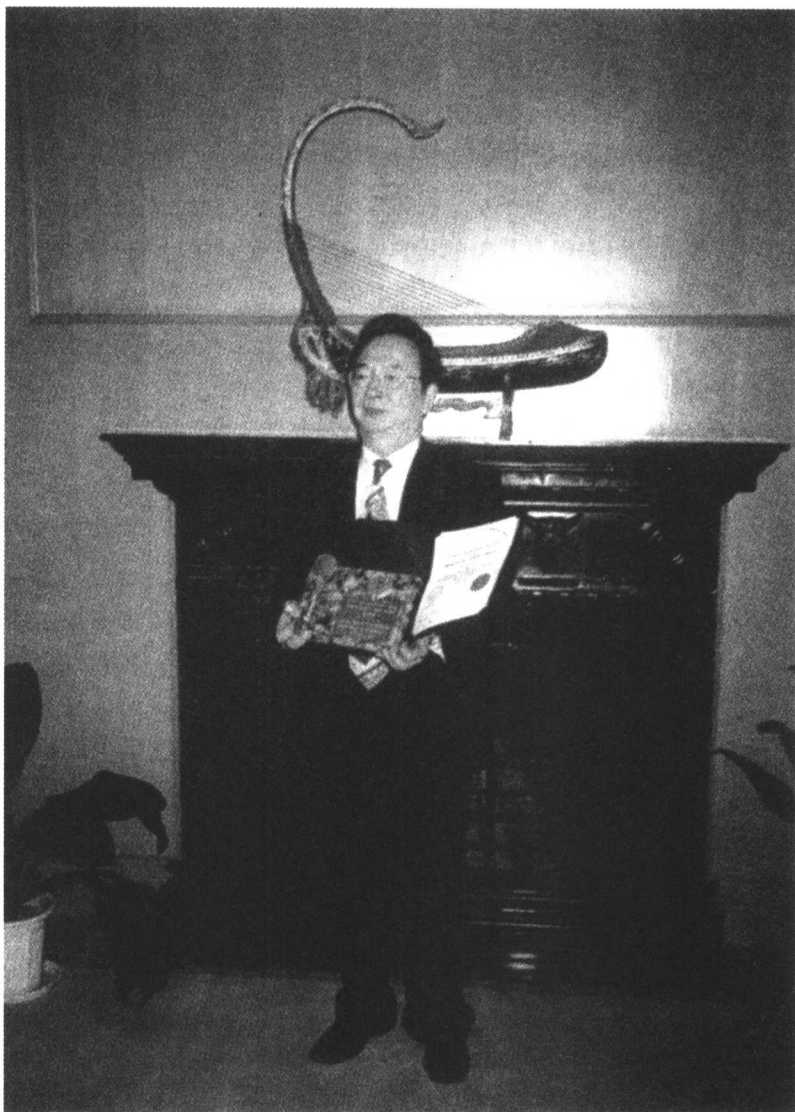
后来我们见了面。是他做东请客。举杯时我说，老

兄，且慢！让我先来回  
答你的问题，用我父亲  
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  
来回答：

“有一个人只爱  
古典音乐，而且只爱巴  
哈！他成天听的、弹的、  
想的都是巴赫，还在床  
头挂了张巴赫的巨幅  
画像。有一夜他在梦中  
与巴赫周旋时，巴赫爷  
爷突然从镜框里走下  
来笑咪咪地对他说：



2002年，陈钢荣获美国《斯卡莫超级明星金环奖》



‘孩子啊，你可能只爱我一个人，你应该爱世上一切美好的音乐……’

这就是巴哈的回答——音乐，只有好坏之分，没有轻重之别，我们应该热爱所有的好音乐；特别是生活在20世纪当今社会的现代人，必须有“全息”的听觉结构网，才能接受美妙音响世界的浩繁信息。因此，我们要用三只耳朵听音乐——一只听古典音乐，一只听流

行音乐,还有一只听现代音乐。

古典音乐是属于过去的音乐,但它的精粹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闪烁着异彩。它作为一种健康、明朗的“感情符号”,不但可以维系人的心态平衡,而且可以使人的感情飞腾、升华,达到感情的“高峰体验”(马斯洛语)。荀子早就提出音乐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强烈情感特征。表现真善美的古典音乐,能使心与心之间彼此观照,沟通;就像让·保尔说的:“因为有了你,幽闭的心儿相互呼应起来,因为有了你,在荒漠中遥遥相隔的声音连结了起来。”同时,因为声波的谐振片调节生物内部的平衡机制和促进新陈代谢;而巴洛克时期音乐中的慢文章,它每分钟六十拍的节律,正好和人的正常心跳一致,因此,常作为“维生素 M (music 音乐)”来维系人的生理、心理的平衡与和谐。美国在 1934 年成立了一家专门设计和制作了各种场合所用的背景音乐的特种音乐公司,叫“穆扎克”;它通过人造卫星将音乐传送到十七个国家的几十万用户中去。听了这些音乐,秘书的打字错误可以降低百分之四十,而用于超级市场的音乐可挽留顾客在店内多留三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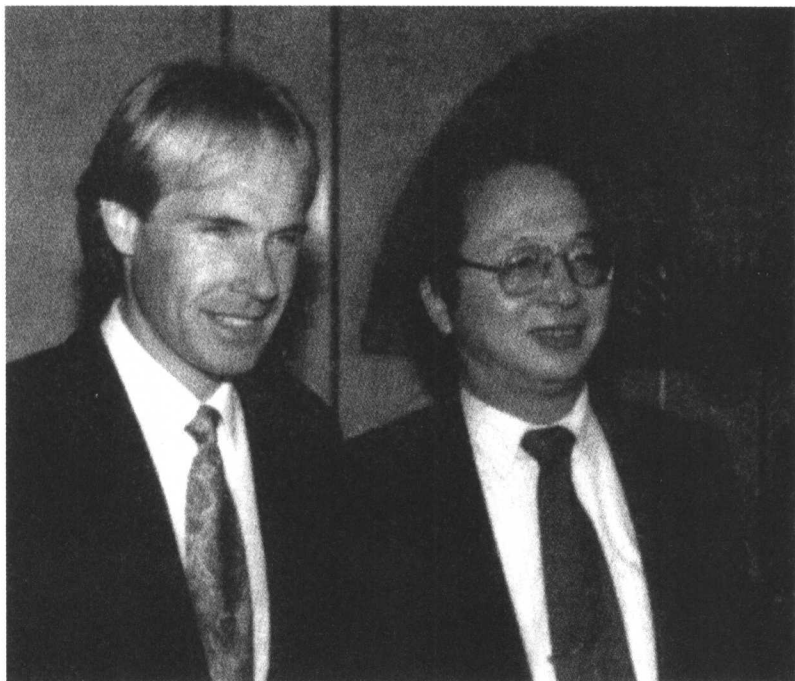


钢琴伴诵  
《鲁妈的读白》  
手稿



流行音乐是属于现代的——特别是青年人的音乐，它随着时尚风向不断变换，所以我们得用一只“招风耳朵”来听它。有时，它以高度刺激（嘶裂的吼叫、震耳欲聋的电声、重低音）与高度的单调（单一强拍的重复）相结合的高度自由、高度宣泄的摇滚乐形式出现；有时则沉醉于轻声唏嘘，低语回荡的“情调音乐”；这是现代人的心理节律的两个极致，也是对人类“原始本体”的追寻和回归——在这里找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本我。

现代音乐由于它的实验性与超前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未来的。一方面，它表现了被异化了的现代人的孤独、无助的精神境界，同时反映了音源无限扩大后的光怪陆离、斑斓多彩的一个崭新的音响世界。既然有如此“全信息”与“多功能”的音乐输出，就该有同样“立体声”、“多声道”的耳朵来接受；同时，由于多元文化的“交叉感染”，“轻”、“重”音乐之间的鸿沟已非泾渭分明，势不两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补充的了。“超级天才指挥”普列文一



与钢琴演奏  
家理查德·克莱  
德曼合影

一面身兼三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面却在洛杉矶的夜总会里组织了一个爵士乐队。他说：“我唯一的原则是不论演员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不亵渎音乐就行了。”美国作曲家格什温将爵士乐融入交响乐之中，创作了轰动乐坛的《蓝色狂想曲》，使他成为“爵士阵营和正统音乐之间的一个纽带”。法国作曲家米约的创作深受流行音乐的影响，在他创作的芭蕾舞曲《世界的创造》中只用了一个十七件乐器的爵士乐队；至于美国“现代音乐之父”科普兰的早期作品，干脆被称作“法国的——爵士的”，在他的《剧场音乐》、《钢琴协奏曲》、《维特勃斯克》和《交响颂歌》中，爵士乐几乎成了他的“母语”……

世界真奇妙，音乐有多好；让我们竖起三只耳朵来听音乐吧！

## 关于『耳朵』的补白

我并非对耳朵情有独钟——虽然，音乐家理当对耳朵特别关注；不然，哪里来的传递感情重彩的声音通道呢？对于耳朵最为重视的音乐家大概莫过于聂耳了，他的姓和名加在一起竟有四只耳朵之多。但是，“三只耳朵听音乐”这个命题却是久久以前就萦绕于心的——儿时，父亲就开导我要博采各种风格迥异、色彩缤纷的音乐养料作为创作的“多种维生素”；1981年访问美国、加拿大时，西方音乐生活给我最深的印象也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中，对不同种类的音





乐——从演绎、传播到接受，都宜取一种宽容、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偏食不利于健康，“偏听”同样无益于耳膜；一个丰富的、健全的现代人，应该有一副“立体化、多声道”的听觉网——不要只用一只耳朵去听古典音乐或流行音乐，而是应该用“三只耳朵”去欣赏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和现代音乐。这叫“兼听则明”。

于是，我就萌发了写一篇有关“三只耳朵”的文章。1987年，当《上海艺术家》杂志向我约稿时，就欣然提笔写下了《三个耳朵听音乐》。发表后，看了一遍，就搁在一边，再也不看，也再也找不到了。过了五六年，上海《文汇报》嘱我开一个音乐随笔专栏《独弦操》，我立刻想起那篇文章，想修补一番后重新发表，让更多的人阅读评点。可是，再怎么翻箱倒柜也找不到旧文，只能就此重写一遍，并将题目从《三个耳朵听音乐》改为《三只耳朵听音乐》。因为，耳朵通常是以“只”而非以“个”来称呼的。

事逢其巧。最近在偶然间发现了那篇旧文，对照两文，自认为各有其趣，就一并发表出来。好在两文同出自一人之手，不至于有“侵权”之嫌，就此浪费诸位看官的宝贵时间了！多谢多谢，在下有礼了！



# 三个『洋』老头

斯特恩



我这里提到的三个“洋老头”，可都是“名牌正宗”的音乐大师。这样称他们，并非在下不恭，而实在是因为我所见到的这三位，都不像是蜡像馆里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倒个个是活蹦乱跳的“顽童”。一个七十多，一个八十多，另一个九十多。

七十多的就是斯特恩——驰名世界的小提琴大师。1979年，他来上海访问。一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音乐厅去走台试琴，可一试就不中意。他急得马上打电话到北京美国大使馆，请他们立即用军用飞机运一架好琴到上海。当然，后来上海还是找到了一架好的“斯坦威”钢琴。演出时，他神情严肃，全神贯注，活像个圣坛上的艺术之神。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弓端流出时，他那魔幻般的手指，顿时将我们带入一个诗与梦的世界……可是，在台下，他却活像个孩子。演出后的某一天，他来“私访”我家，还带来摄制组